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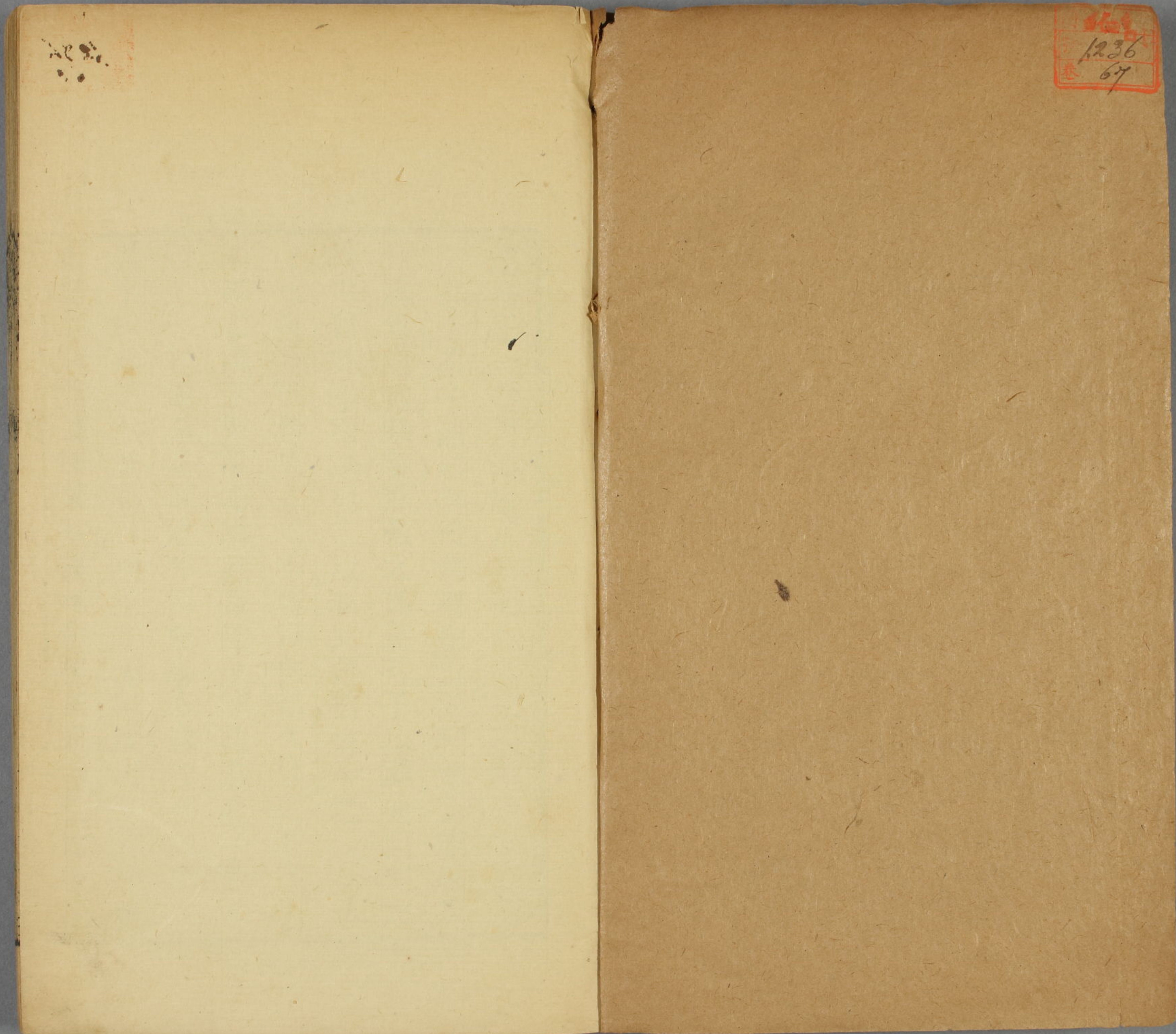


玉函山房輯佚書

六十七

口 11  
1236  
37





1236  
67



漆雕子一卷周漆雕氏撰漢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  
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  
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蓋孔子以禮傳開開之  
後世習其學因述開言以成此書猶公羊之以春秋  
紹代也其書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  
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性又家語載孔子問漆  
雕憑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意者憑名馬人  
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卽著  
書之人與並據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

于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黝之養勇  
 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至  
 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異  
 乎孟子性善之說各尊所聞初不害其為儒宗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漆雕子

周 漆雕氏 撰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韓非子顯學篇

引漆雕之議

孔子問漆雕憑曰

說苑作漆雕馬人

子事臧文仲武仲及

苑記

無及

孺子容此二大夫者

說苑無此字家語無者字

孰為賢家語無為

字

對曰

說苑對上有漆雕馬人四字

臧氏家有守

說苑無守字

龜焉名

曰蔡文仲立

家語無立字

三年為一兆焉

家語作三年而為一兆

武

仲立

家語無立字

三年為二兆焉

家語作三年而為三兆

孺子容立

漆雕子

一 鄭煥館補校

家語無三年為三兆焉家語作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說苑

作馬人若夫三大夫之賢與不賢家語作若問三所

夫敢識也說苑作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

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家語無其字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家語作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

見孰克如此孔子家語好生篇劉向說苑並引文句小異互參訂錄案家語作漆雕憑說苑作漆

雕馬人當是名憑字馬人漆雕開之族漢志注所謂孔子弟子漆雕啓後者疑即其人汪氏份四書

人物聚考收此節於漆雕開下據錄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言性有善有惡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情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

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

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

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

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

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

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

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論衡曰自孟子

漆雕子

二 姪嬰傳補校

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之談甘如飴子未必得實實者人性云云下接余劇談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人性惡者中人相可者也揚子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玩其語意當是稱述數子之言茲據補錄

六十四卷四十五

附錄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日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

子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開魯人裴駰史記集解

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

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由則達于臧獲行

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為廉而事之若夫子者不  
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裁吾黨小子耳是

漆雕氏之教也

楊信民姓源珠璣

古漆雕開公治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  
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氏

公氏治氏梁氏周氏

王符潛夫論志民姓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漢書藝文志

宓子一卷周宓不齊撰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  
仕至單父宰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宓家語史記並作密論語孔安國注作  
宓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師古曰宓讀與伏同案說  
文解字慮字注古有慮犧氏亦姓是伏慮宓三字古  
通用作密者緣慮字形似而誤耳其書隋唐志不著  
錄佚已久家語及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  
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為一帙記  
單父治績為多仁愛濟之 以才智可為從政者法撫

卷抵徊穆然思君子之風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宓子

周 宓不齊 撰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家語無而字子

何施而得之也說苑無此句子語丘所以為之者說苑

無子對曰不齊之治也說苑無對及父其父子其子

恤諸孤而哀喪紀家語作父恤其子其子恤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說苑有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說苑無者十一

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宓子



梯矣友事說苑無十一人說苑作可以舉善說苑作矣中節

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說苑無而皆教不齊所以治

之道家語無所以治三孔子歎說苑無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家語無欲字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家語作昔堯舜聽務求賢以自輔說苑作務

夫舉家語無賢者百福之宗也而家語無神明之主

也惜乎說苑無不齊之所以說苑無治者小也不齊

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家語無末二句據說苑補

向說苑政理篇並載此節參互訂正又韓詩外傳

卷八亦引此節與家語說苑不同附錄於此

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

曰不齊時發會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

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

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

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於堯舜參矣

孔子兄說苑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篋而說苑無問之曰自汝說苑之仕者家語無何

得何亡孔篋對曰家語作對曰自吾仕者家語無

未有所得而有家語無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家語

宓子家語無

字襲作龍學焉得習以家語無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

也家語無俸祿少饘粥說苑俸作奉不足家語無及

親戚是骨肉益疏也說苑無是字骨肉所亡者二也

家語無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說苑作是朋友之

道闕也說苑作是以所亡者三也家語無其所亡者

三卽謂此也說苑無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家語無

復二字說苑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語無此二句子

賤對曰家語作對曰自來仕者說苑作自未有所

亡家語作其說苑而有所得者三說苑無始誦之文家語

無文今履家語而行之是學曰家語無益明也所得

者一也家語無俸祿所供被及親戚說苑作奉祿雖

戚是以骨肉益親也所得者二也說苑是下有以字

無所得句雖有公事說苑作公而兼以弔死問疾說苑作

病死視是以朋友益篤也家語無以字益孔子喟然謂

子賤曰說苑無喟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家語無

魯無君子者說苑斯焉取斯家語作則子賤焉取此

篇說苑政理篇並載文句小異參互訂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家語作孔子弟子有宓子

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呂三姆孃館補校

宓子

六十四卷五十一

氏春秋作宓子賤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  
 治置父據新序訂呂氏春秋作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於是辭行故  
 不得行其術也茲依家語錄之下並同於是辭行故  
 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呂氏春秋作將辭而  
 君與之俱互於置父新序作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  
 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茲依家語  
 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  
 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呂氏春秋作邑吏皆  
 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  
 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新序作使書子賤  
 從旁引其掣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宓子曰子之書甚  
 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宓子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

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

而來也

呂氏春秋作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

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時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新序作歸以告魯君茲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

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

宓子

四鄉館補校

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

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

忠信百姓化之呂氏春秋作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

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

過遂發所愛而令之直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直父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幸也便於直父者子決為之矣

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直父新序

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齊人

攻魯道由單父賈誼新書引作宓子治直父於是齊人攻魯過直父單父之老

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

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

新書作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三請

而宓子不聽新書無而俄而齊寇逮于麥新書作俄

寇于齊季孫聞之怒使人以新書無讓宓子曰民寒耕

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

聽非所以為民新書作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

夫子宓子新書然曰今茲新書無麥明年可樹若

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新書作令不耕者且得

單文大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新書無得

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新書若季孫

宓子新書使新書今新書季孫

五 姪媛館補校

聞之赧然而愧曰新序作季孫地新書穴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新書引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

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

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斂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斂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鱗王肅家語注鱗宜為鱣新

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鱣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

者輒舍之呂氏春秋作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

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

不欲人之得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淮南子作季子

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餘同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

呂氏春秋期作旗矣字據呂氏春秋使

返作歸無以字宓子之德至矣秋淮南子補

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呂

春秋淮南子並孔子曰吾呂氏春嘗與之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兩於

有必字單作賣家語屈節解載全篇呂氏春秋

具備篇引首段及末段賈誼新書審微篇引中段

劉向新序雜事二亦引首段淮南子道應訓亦引

末段互有同異茲據互訂又曹庭棟逸語引云宓

子至單父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

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不齊得之善矣惜也不

齊所治者小也注見宓子未知採從何書文義不

具茲據家語

參訂補錄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篇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

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同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子賤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韓非子儲說

性有善有惡

王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言性有善有惡

景子一卷周景氏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景子三篇

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

韓詩外傳淮南子戴宓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

固所云說宓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宓子比次

明其淵源有自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景子

周景氏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韓詩外傳引無

宓子據說苑補呂氏春秋單作直巫馬期亦治單父呂氏春秋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呂氏春秋作居韓詩以身親

之而單父亦治呂氏春秋巫馬期呂氏春秋問其故於

宓子韓詩外傳無其故宓子曰韓詩外傳我之謂任

人子之謂任力韓詩外傳作我任力者固勞任人者

固佚呂氏春秋兩固字作故佚作逸韓人曰呂氏春

詩外傳作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二 姆懷館補校



二字韓詩外傳韓詩外傳無宓字子賤則君子矣佚呂氏春秋作逸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韓詩外傳作百官

義矣韓詩外傳無任其數而已矣韓詩外傳巫馬期

則不然呂氏春秋期作旗說苑無則樊生事勞手足

煩教詔韓詩外傳作然事惟勞力教詔說雖治猶未

至也呂氏春秋期賢篇韓詩外傳卷二劉向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

望我而笑是撻也談語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

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

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咨一體也或以為君

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淮南子

齊俗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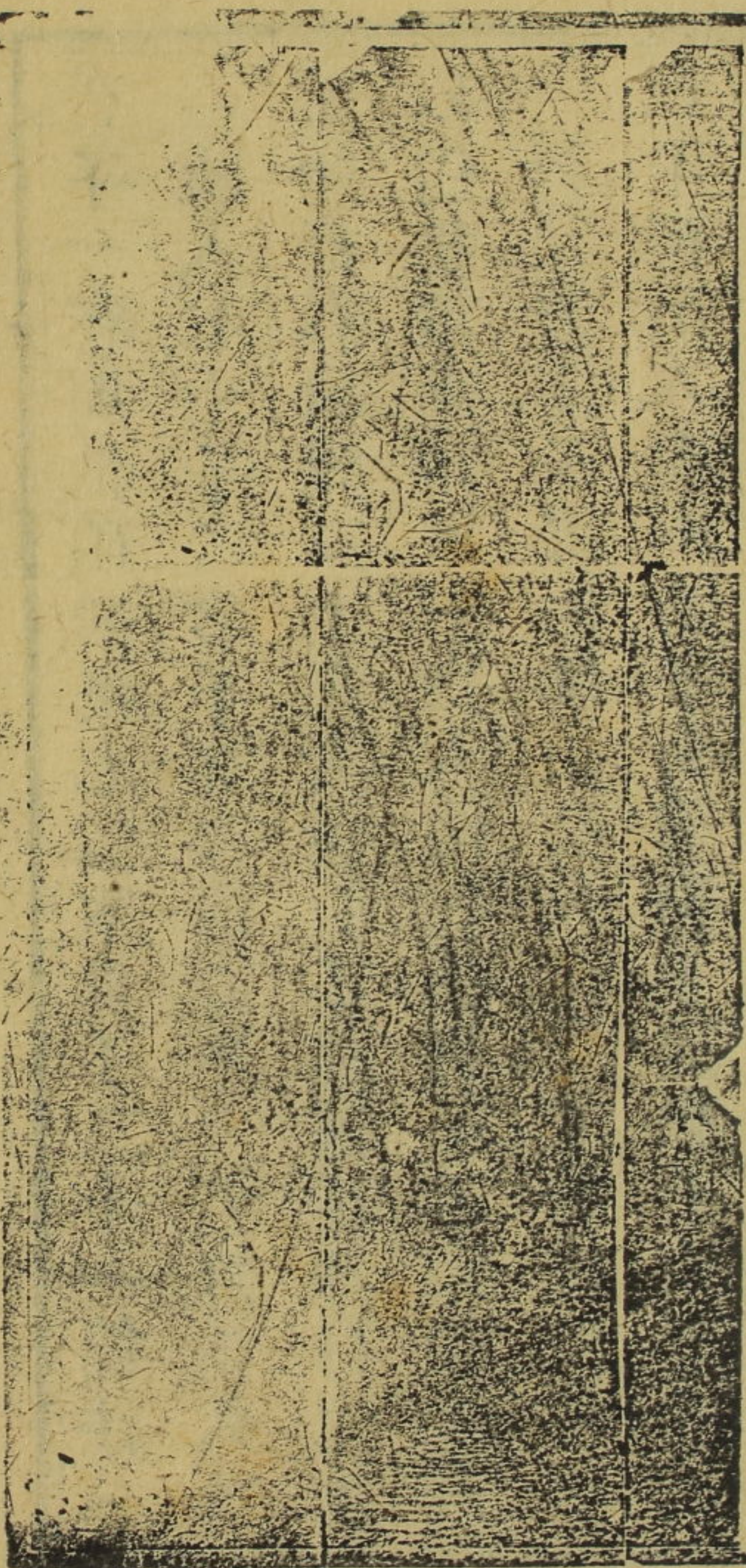
卷子一卷周世碩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  
 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志不及著錄佚久唯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並據採錄附充說  
 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  
 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  
 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  
 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為得正按碩亦聖門  
 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  
 游夏門人之論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卷子一卷周世碩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  
 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志不及著錄佚久唯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並據採錄附充說  
 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  
 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  
 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  
 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為得正按碩亦聖門  
 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  
 游夏門人之論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世子

序

一 嫗媛館補校



世子

周世碩撰

養書

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

焉王充論衡本性篇

附論衡說

王充曰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

世子

一 娜嬛館補校

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  
 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  
 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定實周人世碩以為人性  
 有善有惡云云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  
 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  
 性有善有惡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  
 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  
 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  
 鄭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

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  
 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  
 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  
 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  
 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  
 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  
 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  
 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  
 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

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  
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  
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董仲

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按漢魏叢書本恕作世誤  
茲據凌氏曙按官本訂正凌氏注引盧氏文昭注  
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一篇名碩  
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

魏文侯書一卷周魏侯斯撰史記魏世家云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司馬貞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  
傳云孺子奭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世家  
又云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  
子周威王同時案竹書紀年周考王元年魏文侯立  
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卒侯封未改史遷不係之周而  
係之秦非也茲據世本題周魏侯斯不從史記漢志  
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禮記  
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案劉向別錄樂記三十三

篇魏文侯為第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竇公例  
 之季札篇採自左傳竇公篇取諸周官知此篇為文  
 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  
 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  
 侯皆佚文之散見者並據袁韜凡二十四節錄為一  
 卷中多格言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  
 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魏侯斯 撰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  
 而不止及優儻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

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

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擗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  
 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  
 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謔謔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禮記樂記

○案劉向七略別錄樂記三十三篇魏文侯為第  
 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實公推之知此篇採

從文侯  
 本書世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  
 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  
 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戰國策魏策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  
 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  
 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



而疑其心同上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  
 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  
 也似禾黧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  
 似之而非者也戰國策魏策不可恃聞從事夫耳聞之不  
 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劉向說苑

政理篇○案說苑載此篇作魏文侯使西門豹往  
 次于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  
 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  
 賢豪博雜者為之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  
 之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恃  
 聞從事云云文句與國策小異無夫物多相類六  
 句國策亦無不可恃聞已下九句蓋一節文引者  
 互有詳略茲錄國策全  
 文後九句據說苑補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  
 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戰國策魏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同上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

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

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卷八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

太平御覽引作子能

變道

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

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

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結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反

淮南子人間訓引此節下云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太平御覽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

太平御覽以作又

負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

休息也民以儆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淮南子人間訓

引此節下云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賈思繼齊民要術引魏文侯孝經傳曰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斂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

呂氏春秋新序

並作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據淮南子補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

段干木在是以軾呂氏春秋新序並作曰其僕曰段

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亦甚乎新序無此四句據淮南子補

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

施千里蓋賢者也淮南子無蓋賢者也句寡人敢勿

賦乎呂氏春秋新序並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

呂氏春秋新序並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呂氏春秋

字並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新序作勢不如義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

哉新序作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寡

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

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其好忠段干

木之隆呂氏春秋寡人富於財下云其僕曰然則君

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下其後

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

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

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新序作居無幾何秦興兵

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

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呂氏春

秋期賢篇淮南子脩務訓劉向新序

雜事第五並引文句小異互參按定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名翟  
 黃新序雜事第一 按呂氏春秋自知篇亦引此 事作任座對翟黃謂任座之言直茲據新序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  
 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  
 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  
 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如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

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新序譬字下接無 異夫路人句中有 脫簡如治治已下二 十四字據通典補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  
 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  
 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  
 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雜事第 二 杜佑通 典卷三引云魏文侯時租賦倍於常或有賀者文 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 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 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 毛無所附此與新序所引為一節文而 互有不同如治治五句新序無之據補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新序雜事第四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公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不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劉向新序刺奢第六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

為寡人戒

劉向說苑君道篇

魏說苑作

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

貴

說苑

功之色文侯知之

說苑無知之二字

命主書曰羣臣

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之

說苑無之字

主書者

呂氏春秋無者字

舉

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

走北面

說苑有而字

再拜曰中山之舉

說苑有也字

非臣之力

君之功也

呂氏春秋樂成篇說苑復恩篇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同上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擊過之下車而

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而友之自吾得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  
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  
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賢  
篇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舉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無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



也說苑尊賢篇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

而與之言翟黃不悅說苑黃並作瑣文侯曰段干木

宮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說苑欲

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呂氏春秋

說苑尊賢篇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

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說苑敬慎篇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飲之飲畢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說苑善說篇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說苑反質篇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五

子編儒家類

李克書一卷 周李克

公孫尼子一卷 周公孫尼

內業一卷

調言一卷 周孔穿

甯子一卷 周甯越

王孫子一卷

李氏春秋一卷

總目

二 鄭媛館補校

董子一卷 周董無心

侯子一卷 缺

徐子一卷 周外黃徐氏

曾連子一卷 周魯仲連

虞氏春秋一卷 周虞卿

李克書一卷周李克撰漢志儒家李克七篇注云子

夏弟子為魏文侯相陸德明經典釋文詩叙錄云子

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陸璣毛

詩疏謂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

克案曾申曾子之子稱申公者誤克先從曾申受詩

為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以

為子夏弟子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劉淵

林魏都賦注引一條明標李克書攷呂氏春秋淮南

子韓詩外傳史記新序說苑亟引李克對文侯語雖

互有同異要從本書取之茲據輯錄凡七節其論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與不禁技巧則國貧民後皆能扼政術之要叙次文侯書後即君臣同心共治可想見西河之教澤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李克書

周 李克 撰

魏文侯欲

說苑作且

置相名李克而問焉曰

韓詩外傳無而字焉字據

說苑補史記作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

史記有此三句

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韓詩外傳作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說苑作寡人將置相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茲據史

願卜之於先生

史記說苑並無此句據韓詩外傳補

李克避席而辭

史記作李克對曰

臣聞之

卑不謀尊

說苑作賤

不謀外不謀內

此句據說苑補疎不謀戚

韓詩外傳作疎不間親說苑作謀親

李克書

一 鄧環館補校

臣在關門之外韓詩外傳作臣外居者說苑作臣者疎賤不敢當說苑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此句據說苑補先生臨事勿讓有願與二

字讓作辭字勿上有而李克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無此句夫觀士

也此句據韓詩外傳補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

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史記無五則字

說苑無居則視其所親句作貴視其所舉富五者足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五者足以觀矣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韓詩外傳由此觀之可知矣並無

何待句文侯曰先生就舍韓詩外傳先生出矣寡人之

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韓詩外傳說苑並作李克出過翟璜之家翟

璜曰韓詩外傳作過翟璜問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為之說苑作吾聞君問相於李克曰魏成

子為相矣韓詩外傳作為之說翟璜忿然作色曰韓

外傳忿作悖說苑作作色不悅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

韓詩外傳無以耳目句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韓詩

臣並作吾據史記增改君內韓詩外傳以鄴為憂臣進西

門豹君謀韓詩外傳無謀字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韓詩外傳作中山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

臣進屈侯劔韓詩外傳作君欲置皆有成功就事史記無此

二 鄭媛館補校

句據韓詩外傳補

臣何以負於魏成子

韓詩外傳臣作吾無以字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韓詩

外傳作克日無且字者作也無將字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無而字璜作黃克作臣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

貧則視其所不取五則字據韓詩外傳補五者足以定之矣何

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韓詩外傳無足字兩之字且子

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韓詩外傳安作焉無乎字魏成子以食祿于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韓詩外傳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

天下之士

史記無此句據韓詩外傳補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友之韓詩外傳無東字者字史記無友字子

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韓詩外傳

無五人者君四字惡作焉也作乎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

願卒為弟子韓詩外傳作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史記魏世家韓詩外

傳卷二劉向說苑臣術篇並載此節互有不同翟璜忿然作色以下說苑與史記韓詩外傳叙次大

異茲據二書參訂附載說苑於後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與

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

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

日觸何遠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  
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  
 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  
 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  
 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平方段干木彼  
 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  
 迨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  
 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  
 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呂氏春秋舉難篇  
 亦載文侯置相訛李克為季充文亦多異

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

秦拔五城史記孫吳列傳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  
 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  
 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  
 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韓詩外傳卷八

魏文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呂氏春秋淮南子

中山文侯事韓詩外傳新序作文吳之所以亡者何

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呂氏春秋數並作驟下同

詩外傳訂文南子作武誤侯曰數戰而數勝國家之福也



淮南子韓詩外傳

其獨以亡何故也

韓詩外傳無以

新序並無家字

其所

李克對曰

韓詩作李克對曰

秋無也字新序作其所

李

克對曰

新序作李克對曰

以亡何也據淮南子訂

李

克對曰

新序作李克對曰

氏春秋淮南

數戰則民罷

韓詩外傳新

數勝則主驕

子並作對曰

數戰則民罷

韓詩外傳新

數勝則主驕

以驕主治罷民

淮南子驕

並作橋治作

然而國不亡

者天下鮮矣

韓詩外傳新

序並無

驕則恣恣則極物

罷則怨怨則極慮

韓詩外傳新

序並無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于遂也

呂氏春秋無矣字

夫上有此字到作

遂

沒遂作隨韓詩外傳作此夫差所以自喪於于遂

新序接治罷民作此兵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

未有不亡者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淮南子道應

訓韓詩外傳卷十劉向新序雜事五並引此節文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何如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

修竿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說苑

政理

篇

五

句互異茲

據參訂

五

環館補交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  
 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  
 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  
 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  
 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  
 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  
 以為邪則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  
 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

平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說苑反質篇

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

言文選左太冲魏都賦

劉淵林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一卷周公孫尼撰漢志儒家公孫尼子二  
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一卷注尼似孔子弟  
子唐志亦一卷馬總意林引六節標目云公孫文子  
一卷以太平御覽所引與意林同者參校知文爲尼  
字之誤也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  
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除二篇  
今存戴記外餘皆佚矣茲從意林御覽及春秋繁露  
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輯錄王充論衡謂其說情性  
與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似與孟子性善之

旨不合然其論十氣之害歸本於反中董廣川取與  
 孟子養氣互相發明則其異同可攷也中有兩引尼  
 書卽樂記語者可證沈說之有據朱子嘗舉樂記天  
 高地下六句以爲漢儒醇如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  
 去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此雖不以沈說  
 爲信而觀於廣川誦述則當日之心實見折服以斯  
 斷尼書焉可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孫尼子

周 公孫尼 撰

樂記

按隋書音樂志沈約奏答曰樂記取公孫尼

子今其全篇具載禮記不錄錄佚句於後

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  
徐堅初學記卷十五引公孫尼子論按今

樂記樂上有故字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馬意林卷二載公孫尼子第四節今樂記作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公孫尼子

一 嬭嬛館補校

也怒

緇衣

按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已具禮記不

錄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于心

意林卷二引作公孫文子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十六引作公孫尼子據訂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意林卷二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舟從流于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

並同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

也字據御覽補下同

形體有骨

肉當

意林作如

地之厚也有孔竅血脈

御覽作九竅脈理

當

意林

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意林無此句據御覽補

多食甘者

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

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意林卷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引人

有至風雨也又卷三百七十五引食多甘二句又引食多苦四句又卷八百四十九亦引食多甘二句

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

以通血氣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二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公孫尼子

二 娜嬛館補校

殷紂為肉圃初學記卷二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

眾人役物而忘情文選卷三十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詩李善注

孔子有疾一作病良公使醫視之醫曰子一無居處

飲食何如何一作孔子曰某無孔春居葛籠夏居密

楊秋不風冬不湯飲食不饋一作飲酒不勤醫曰是

良藥也太平御覽卷二十一又卷七百二十四

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

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

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

則反中而收之以政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

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

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

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公孫之養氣云云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

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二語與繁露所引合據補

舜收羊於潢陽遇堯舉為天子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三 如環館補校

六十五卷十二  
言性有善有惡又云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  
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及  
公孫尼子之  
徒頗得其正

內業一卷周管夷吾述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  
不知作書者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管子第四  
十九篇標題內業皆發明大道之蘊旨與他篇不相  
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案漢志孝經十一家有  
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例推知皆  
誦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  
不子所自作也茲據補錄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  
管題姓名缺疑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  
 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  
 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  
 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  
 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  
 萬物果得管子卷十六  
 凡心之刑自克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  
 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

內業

一 卿娘館補校



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  
其德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  
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  
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  
之道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  
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  
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  
不能聽也所以修身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  
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  
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夏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  
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夫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

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

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雅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德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

澤溥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

內養

四鄰煨館補校

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  
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  
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無致節適之齊彼  
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  
生不知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  
術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  
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術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

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洩充攝  
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  
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  
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  
弃萬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  
謂雲氣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  
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  
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  
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  
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  
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並同上

調言一卷周孔穿撰穿字子高孔子六世孫事言具  
孔叢子漢志儒家調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  
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按家  
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  
曰調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調調諫三字並列注云  
詆調誣言相被也或从開从束然則調與調通加艸  
者隸古之別也書名既同復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  
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答信陵君祈勝之禮對魏王  
人主所以為患及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度事則闕言審為  
 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  
 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季孔叢  
 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為說魏晉儒者遂據肅  
 說以解漢志在當日實有攷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  
 非也茲即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依舊說題周孔穿  
 撰先聖家學可於此探其淵源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調言

周 孔穿 撰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  
 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  
 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

調言

一 媿媛館補校

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令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

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

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  
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  
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  
之異白馬於謂馬悖矣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  
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  
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

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  
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  
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  
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  
哉乎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  
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  
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  
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  
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儷牛立武  
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  
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  
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  
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  
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  
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

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  
國也白白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  
去白枕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  
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  
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闕言

四 娜嬛館補校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  
 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  
 終必受誅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  
 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  
 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  
 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  
 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

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  
 計閭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孔叢子第十一篇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龕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  
 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  
 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  
 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  
 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

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

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晡晡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以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

開言

六 娜媛館補校

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  
主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  
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  
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  
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  
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  
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  
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

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所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  
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  
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  
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此力死  
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  
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  
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  
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

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廙魏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

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廙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

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置可以人而乎之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

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廙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之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庸可棄於今燕以詐敗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父

孔叢子第十二篇

對魏王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魏安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變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隆王自疑變臣以遇激幸

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

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善政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諱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晏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

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平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

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

為臨淄宰

孔叢子第十三篇



甯子一卷周甯越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司馬貞索隱曰寧越趙人賈誼作甯越呂氏春秋謂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云云以甯越事誤屬甯越潘基慶古逸書於甯戚飯牛歌下據云按甯戚一作越字武人休不休學十五歲為齊威公師又以甯越事誤屬甯戚且以周威公為齊威公尤大誤也漢

甯子

序

鄉媛館補校

志儒家有甯越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說苑引其說輯錄二節並附事蹟合為一卷以苗賁皇為楚平王之士並以城濮鄢陵二戰屬之舛踏殊甚辭氣亦純染游說風習名列于儒蓋不沒其日夜勤學之功力云厯城馬國翰竹吾甫

甯子

周甯越撰

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

甯子

鄧煥館補校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呂氏春秋不廣篇

六十五卷三十三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  
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  
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  
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聞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問楚乎王有士曰楚僂胥邱負客  
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  
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鄆

陵之戰又有士白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  
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  
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  
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遠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  
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  
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  
可無貴乎

劉向說苑尊賢篇

附錄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克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說苑作二十年則

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

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說苑作十三歲而周威公師之

矢之速也說苑作夫走者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

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

師豈不宜哉呂氏春秋博志篇劉向說苑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

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

於學者無肯為也

呂氏春秋  
博志篇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賈誼新書過秦上史記  
秦始皇本紀引作寧越

王孫子一卷周王孫氏撰其名不傳事蹟亦無考以  
 漢隋志叙其書次知為戰國時人漢志儒家王孫子  
 一篇注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別稱如揚子之法言文  
 中子之中說矣隋志於孫卿子十二卷下注云梁有  
 王孫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馬總意林卷二標目在  
 申子之上而書闕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四庫全  
 書校本刪正之只留缺目考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  
 其佚說而彼此殊異參互攷定完然可讀者尚得五  
 節錄為一卷書主愛民為說如衛靈楚莊趙簡子之

王孫子  
六十五卷三十五  
事又春秋內外傳所未載者且舉孔子子貢之論以  
爲斷其人蓋七國之翹楚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孫子

周 王孫氏 撰

桀紂爲君從愚妾之言違長者之諫衣溫而忘百姓

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饑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

斯亦無他也但不節財而暴民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二引王孫書徐堅  
初學記卷二十二又御覽三百四十四並引王孫子  
作桀紂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無他不節財  
而暴民也文多脫缺又虞世南北堂書  
鈔卷四十二引王孫書云桀紂爲君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  
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

王孫子

一 娜娘館補校

顏色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

倉粟以賑貧窮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引王孫子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補注引作孫子

上脫王字 茵音裯

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

風仲叔御入入字據藝文類聚補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

以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

君六字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內寵無乃太盛歟公下席再拜曰

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二句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於是

出宮女之不進者御覽無之不進者四數百人百姓

大悅子貢聞之曰所謂能受諫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七藝文類聚

八十四引至寡人過矣無昔桀行此六句又二十

四引至大悅作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

多百姓乖離今君六字及微子三句之不進者四

字較御覽為詳茲據補又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李

善注引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

衣從風御覽八百十六亦引下二句隨作隋照作

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

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

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

士有肉饋之賢藝文類聚二十四引至難乎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五引有莊王曰三句又

二 娜媛館補校

王孫子

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云楚莊伐宋廚有臠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饋於賢蓋約言之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御覽四百二十八百三十二並作晉陽誤

脫今校補撫轡而歎董安子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

歎敢問何遊御覽四百二引無今簡子曰汝不知也御覽

四百二脫此句吾効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令官奉多力之

士以百數御覽四百二引作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

憂御覽四百二引作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

子知所歎矣御覽四百六十九引有孔子二句案此節太平御覽四百二又四百六十九

又八百三十二凡三引之而詳略互異今從其多者正

李氏春秋一卷撰人缺漢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序

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閔王失國問之羊

子秦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

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引李子一節不言名字當

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

氏春秋之類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李氏春秋

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免免化而狗則不為免人君而  
 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  
 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簪日用而  
 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  
 君道也

呂氏春秋  
勿躬篇

董子一卷周董無心撰無心不詳何人漢志儒家董  
 子一篇注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志並以一卷著錄宋  
 志不載散佚已久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有之今復  
 求索不可得矣唯王充論衡引其與纏子論難一節  
 又文選注意林引纏子內有董無心語循公孫龍與  
 孔穿論臧三耳兩家書並載之例取補缺遺存其說  
 可與詰墨競爽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與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董子

序

一 鄭煥館補校

董子

周 董無心 撰

儒者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  
 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  
 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尙遠  
 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  
 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  
 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  
 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

董子

一 嬭嬛館補校

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王充論衡福虛篇引

案墨子云鄭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賜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曰予為句芒也此言鄭穆公與纏子所引秦穆不同又云錫壽十年與言賜之

九十年亦異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陸士

衡文賦李善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起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又陶淵明雜詩注並引纏子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明矣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引纏子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馬總意林卷一引纏子第二節案已上三節文選注意林並引纏子攷漢書藝文志有董子

無纏子隋唐志並有董子一卷意其為董子書引者因與纏子論難遂題纏子觀其以踵解結之難纏子不能應若出纏子方且爭鳴必不作詞窮之語也故既依前人所引入纏子復據補董書之佚焉

徐子

周 外黃徐氏 撰

魏太子自將

史記云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

而令太子中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

為上將軍 過宋 宋史無 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謂太子三字

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 史記

無此 太子曰願聞之

史記作可 客曰固願効 史記之

曰 史記補今 史記無

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

不過有魏而

史記無 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 齊字 據史

補則萬世無魏矣 矣字據 史記補

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

矣字據史記補

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史記作勤

太子之

史記無之字

戰攻而欲

啜汁滿其意者衆

史記作策作而

欲啜汁者衆無而字戰國策二書所載

不同當是互有

脫佚今據補訂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

還

史記作大

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

行

史記無不如遂行遂行六字有太子果三字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史記作太子果與齊人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按戰國策魏策史記魏

世家並載文句小異據二書參訂



